



有料历史

民国北平以文化城著称,1935年起,《世界日报》采访了69位北平学者,文理兼顾,既有文史学家顾颉刚、周作人、沈从文等,也有自然科学家胡先骕、曾昭抡、秉志等,皆为一时之选。所谈既涉学人的治学经历,更有其对学术之于社会实践的思考。记者登门造访,一代学人居触手可及;受访人阅后刊发,一手学林素材弥足珍贵,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。



《北平学人访问记》(上下册)
贺逸文 等撰
商务印书馆

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

□张雷

《世界日报》是民国著名报人成舍我所创立的《世界晚报》《世界日报》和《世界画报》“世界三系”之一。成舍我(1898—1991),湖南湘乡人,1913年开始记者生涯,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。在北大读书期间,成舍我就开始在北京《益世报》兼职,在北京政界、商界和学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。1924年,他开始办报,先后创立“世界三系”,而其中最重要者又当属《世界日报》。《世界日报》创刊于1925年2月10日,初为4版,后扩充至14版。抗战期间被迫停刊,战后复刊直至1949年最终停刊,前后共17年历史。

自1935年1月起,《世界日报》在“教育界”版面开辟“学人访问记”专栏,刊登北平著名学者的采访报道。“学人访问记”可分为两个时期,第一时期是抗战之前,即1935年至1937年;第二时期为抗战之后,即1945年至1947年。抗战之前,“学人访问记”的采编记者为贺逸文(1910—1983)。贺氏是成舍我的一员得力干将,曾任成氏的新闻专科学校教务长。在两年半之内,贺逸文以“苦菜”为笔名,先后访问了北平的56位学者,后期并为学人配写素描小像。1937年7月4日,“学人访问记”登载战前最后一期。1945年《世界日报》复刊,学人访问得以重续。自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,记者王景瑞又先后访问北平复员之后的15位学者,其中两位学者是重访,一位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炳昶,另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。

“北平学人访问记”均为访问实录,从学者身世背景到学术研究、社会时事,再至将来计划,恰似一篇学者的口述小传。例如周作人访问记,从1935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,前后连载13天,近15000字,将周氏的起居之地、言行举止、半生经历以及学术思想描绘得细致入微。同时,“学人访问记”在登报之前,均经过受访者的审阅与授权,是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。例如在《顾颉刚日记》和《钱玄同日记》中,顾氏与钱氏均提及访问之事,并校订访问样稿。虽然钱氏似乎并不满意访问的结果,但这也正符合了他狷介的性格。

“学人访问记”所访学者文理兼顾,既有人文学者顾颉刚、周作人、熊佛西、黎锦熙、沈从文,也有科技学者如胡先骕、曾昭抡、秉志、刘慎谔;既有前清举人,也有民国博士,“海归”与耆旧齐聚一堂,展示了北京作为文化故都的学术包容度。而这些学者也多为《世界日报》的常客。如语言学家黎锦熙常在《世界日报》的《国语周刊》发表文章,推动国语运动。其余常见诸报端的还有顾颉刚的“西北考察”、熊佛西的“戏剧改良”。北平学人无论出自世家或寒门,皆自我砥砺、平实谦恭、才华横溢。如植物学家

胡先骕,为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,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主任,同时又是“学衡派”大将,文理兼通。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是印度佛教哲学家,同时还是著名小说家,其《落花生》风靡一时。

北平学人之贵,更体现在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。他们为苍生计,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,并时有批评。如1930年代初期,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提倡尊孔读经,文字学家钱玄同直言中学生读经只能造就固陋不通之人,是愚人之见。又如财政专家秦瓒批评近代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制订,只是着眼政府征收的便利,剥夺弱势群体,劫贫济富,可谓一针见血,力透纸背。

北平学人不媚权力,坚守风骨,符合社会对于学者的期许和想象,即使采访记者贺逸文也感同身受,印象深刻。相对战前,战后学人因战火洗礼、民族主义骤升,丧失应有的审视距离,从而为政权所蛊惑或挟持,多有为此付出代价,再难独善其身,此为后话。

综观“北平学人访问记”,还有两点有趣的现象值得探讨。一是学者身世,所访北平学人半数出身世家名门,余则出身中产之家,寒门出身者屈指可数。世家名门子弟,如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抡为曾国藩族人,财政学家秦瓒的父亲则是云南知府秦树声。平心而论,出身名门世家者,若非纨绔子弟,无论在资源、机遇和眼界上,有寒门子弟难望其项背之处。他们凭借门第优势,尽得风气之先。青年时代,往往留学东洋西洋,融入世界,各领风骚。

其次是学历。在北平学人之中,留学生占据半壁江山,留洋似乎成为北平学人的一个标配。其中,东洋与西洋学生即留日与留欧美者,又平分秋色。留日者,多在清末,而留欧美者,多在民国。欧美又以法国和美国为主,留法多通过中法勤工俭学运动,留美主要是得益于清华庚款以及各省官费。在所访学人之中,留日者有文学家周作人、物理学家文元模、文字学家钱玄同、法学家何基鸿、历史学家王桐龄等十人。不过抗战时期,十人之中有四人附逆,与日伪合作,最著者为周作人,实为中国近代学人中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政治现象,不能简单以民族主义观点斥之。

在所访的69位学人之中,后当选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者就有陈垣、顾颉刚、冯友兰、潘光旦、胡先骕、秉志、曾昭抡和李书华八位之多。可见所访学者,皆一时之选,其在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,由此可见,“学人访问记”是重要的民国学术史与文化史资料。而由于“学人访问记”散见于《世界日报》的故纸堆中,鲜为人知,不仅学界少有提及,即使后世为学人立传,也罕有引用者,故为此编,以存史料。



新书秀场

《箭正离弦:〈野草〉全景观》

阎晶明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鲁迅曾经说过,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《野草》里了。《野草》是鲁迅唯一一部散文诗集,该书的意象独特而深晦,语言冷峻而峭拔,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不懈的思想探索历程,也是解读鲁迅的重要途径。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,阎晶明却更乐于从“诗与哲学”的强调中回到本事上来,并从本事出发探讨鲁迅对本事的改造、升华、艺术,并观察《野草》的发表、出版、传播史。“箭正离弦”,是对《野草》营造的环境、氛围,情感流动的起伏、张力,以及鲁迅思想的玄妙、精微所做的概括。

《生死课》

袁凌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书中记录了各色生存地面上辗转的小人物,或是历史地层中叠压的无名氏。他们大都是作者在成长经历、采访调查,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,有乡土的长辈,也有都市的边缘人;有历史中的失踪者,也有留守的孩子;有辛苦的生意人,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。有逝者,有生者。他们的人生遭际,或可谓曲折,或简略潦草。生活场景或者算得别致,或者平凡。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,但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情。袁凌记录这些人的生与死,不仅为了他们的人生,也为了对自我生命的理解。

《正午之魔: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》

安德鲁·所罗门 著
上海三联书店

本书作者既是“资深”抑郁症患者,是不太会去寻求帮助,不容易引起关注的一群人,所以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,让人们了解这些人。”通过大量访谈调查和文献梳理,综合文学的笔触、现实的关怀和科学的知识,作者将自身的经历和别人的故事、抑郁症的现状与历史、不同年龄、性别、地位、文化的主流及少数群体、相关正统疗法和替代疗法、药物和行为治疗、医学与社会支持、个体境遇和时代洪流、自我救助和帮助他人等方方面面都向读者道来。

著作者说

艺术宝藏里的冒险与奇遇

□李北山

2010年,大儿子李乐天6岁的时候,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一幅会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吸引。从此以后,他经常在这幅画中寻找有趣的事物,他先是在城市中找到骆驼、牛、马、驴、猪、鸟等各种动物,之后又寻找小孩、男女各色人等,又观察城市中的房屋、城门、桥梁、车船,后来,他开始寻找各种场景中的故事——

“爸爸,这个人是做什么的?”

“他是一个耍猴的人,你看,他的手里牵着一根锁链,应该拴着一只猴子,就蹲在他的肩上。”

“猴子呢?”

“可能时间太久了,这只猴子已经被磨损得看不清了。”

“也可能它跑掉了。它要自由。”那时候,李乐天刚刚认识“自由”这个词,对这个词的第一次得



“北山中国故事·神秘美术馆”系列

李北山 著
青岛出版社

心应手的运用,使他颇为自负。

从那时候起,从这个自由的精灵开始,乐天就开启了她的探险之旅。

这本书的初稿是伴随着我的另一本书——《宣纸上的中国》而诞生的,在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,艺术所呈现的美,所展现的精神,所蕴含的历史,都让我们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,但更加激动人心的,是艺术所带给我们的美妙想象。我在很多个黑夜中,都被那些神奇的想象激动地辗转反侧,于是,我就起身写作。我想,我可以为我的孩子,为所有的孩子写一套关于艺术的有趣的书。这就是“神秘美术馆”系列。

2015年的春天,小儿子李乐施降生的时候,我完成了初稿。之后,这份初稿就一直沉睡在我的电脑中。直到三年后,童书出版人刘蕾女士将它唤醒。2018年夏天,根据她的要求,重写了这部书稿。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翟宁宁女士在拿到完稿后很惊讶,她说从未见过一部少儿奇幻小说中有如此多的注释和索引——之所以如此,我是希望指出所有想象的出发点,并且确保幻想的合理

性,即不能违背历史文化中的知识和常识。我在大学里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史课程,我一直希望能够让不同年龄的人认识中国的文化,理解中国的文化,热爱中国的文化。这需要我们学会讲述中国故事。2010年李乐天看到的会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和艺术传播,这本书也在努力探索一种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。杜绝胡编乱造,这是我在围绕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时的最重要原则之一,因此之故,才有了那么多的注释和索引——翟宁宁有着高明的编辑技巧,后来,她把其中一部分化为了知识链接。

让孩子觉得有趣,热爱艺术,学会欣赏,这远比上一个美术培训班更加重要。这是你所读到的这本书的目的。我们总是急于给孩子更多知识,艺术却无法提供一种明确的知识的边界,它让人体味,感悟,沉思默想。艺术提供给我们一种更重要的东西,情感。我试图用时间的砖块建造一座艺术的迷宫,让他们在有趣的游戏中、刺激的历险中、悬疑的故事中,感知中国之美。

2019年春节期间,我驾车带14岁的李乐天和4岁的李乐施去开封旅行。李乐施对陌生的城市充满好奇。在路上,我告诉他,在那里我们会看到1000年前的城市(清明上河园),那是根据一幅叫作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画而建造的。

乐施一直试图抢夺在和哥哥对话中的话语权。他激动又炫耀地冲乐天喊:“哥哥,哥哥,我们要去的地方有一幅画,它可好看了,它叫、它叫、叫……”乐施忽然忘了叫什么,这让他挑战的勇气大打折扣,赶紧向我求助,“爸爸,那幅画叫什么来着?”

“《清明上河图》。”

“哥哥,哥哥,那里有《清明上河图》。”

“我早就看过了——很多年前就看过了。”乐天在和弟弟的对话中喜欢用“很多年前”这样的字眼,以表明他的无可撼动的先天优势。

这让乐施感到气馁,“那时候有我吗?”

“没有!”

“那我在妈妈肚子里?”乐施很不甘心。

“没有!妈妈肚子里也没有你!”

“那我在哪里?”这个艰深的问题把他急哭了。

这时候,艺术已经将一个孩子和历史联结在一起。从此他将学会从历史中汲取生命的养分。乐施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他醒来,我们已经身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中,他立刻被其中的各种民俗演出吸引。李乐天则不以为然,他更期待的,是到龙亭去,真正让他激动不已的,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向他展现的1000年前那座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的喧嚣,被永远地掩埋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之中。开封地下城的传说带给他巨大的想象空间。是的,艺术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,联通现实与想象,让我们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方自由穿行。